

第一章 我怎么会发掘信念的力量

是否存在某种力量、要素、能力或科学（随便你怎么称呼），一些人通晓它，并用来克服困难而获得显著成功？我坚信是有的，这本书就是为了阐述这个问题，以便在你需要时能够运用它。

大约在 1933 年，洛杉矶一家大报的经济编辑听了我为那个城市的金融界人士所作的演讲，并读了我的小册子《梯恩梯震撼世界》后写道：

“你获取了某种具有神秘特性的东西——某种能解释神奇的巧合并能使人幸运的奥秘。”

我知道我偶然得到了某些实际有用的东西，但我当时并不认为有任何神秘的地方（现在也一样），只是认为它还未被大多数人们所知晓。而这些东西，几个世纪来已为少数幸运者所知，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至今普通人对此依然知之甚少。

几年前，当我开始用讲座及小册子的方式传授这门科学时，我并不能确信这些概念能被大众理解和掌握。但从那时起，我看到那些运用这门科学的

人，成倍地增加他们的收入，建立起自己成功的事业，得到了梦想中的家园，创造了巨额财富。如今我坚信任何一个明智的人，只要真诚地对待自己，就能获得他想得到的成功。尽管许多人要求我继续写出第二本，可我却没有这个打算。然而几个月前，一位销售了许多本我的“小册子”的女出版商，逐字逐句地把这些话读给我听：

“你有责任用易懂的方式，将你演讲中的新材料给予那些在世界上谋求自己位置的人们。每个有抱负的人，都想获得成功，而你已充分证明了你确实有一些能帮助他们的东西。而这有赖于你将它们传播。”

下决心投身于这项计划是要花时间的。但是，由于我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法国与德国当过兵，战后又多年在退役人员组织部门及为退役者恢复正常生活的国家委员会积极工作过，我明白这些长期同社会隔离的人们，要想在社会上获得一个显著地位，将是多么的艰难。怀着要帮助这些人及其他有抱负者的诚挚愿望，我写下了这本更为丰富、更为详细地显示信念魔力的书。因而这书也是为帮助发展个体的思维与行为而写的。

由于这本书很可能会落入那些会称我为疯子，或怪癖的人之手。我想指出的是，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有着多年实际经商经验，而且多年来又是报社记者。我曾负责治安消息的采访，受到严格的训

练。一切从事实出发 绝不想当然。有两年时间 我在一家大型的宗教报社当编辑。同牧师、教会领袖、精神与神学医治者、唯灵论者、基督教科学派学者、太阳与偶像崇拜者，甚至少数异教徒，都有颇深的接触。

那时，著名的英国福音传教士吉普西·史密斯正在美洲旅行、演说。一夜又一夜，我坐在他的讲台旁，看着人们沿着走廊蹒跚地走着，一些人微微地啜泣，一些人在歇斯底里地叫喊着，我感到惊奇……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我在法国 我对农民的简单信念以及他们的乡村牧师所具的魔力感到惊叹。我在许多圣词里听到令人惊奇的故事。在一个著名的古老的罗马教堂里 我看到一些上了年纪的男女 跪着爬上长长的阶梯，去朝拜一个圣墓——这样爬着上去，即使对经过体力训练的青年人来说也非易事。我再次感到惊叹。

在我当记者的头几年，我看到一位著名的巫师，试图在拥挤的、充满敌对嘲笑者的法庭上使“神灵”显现。法官答应 如果巫师能在法庭上使“神灵”显示，便可释放。然而巫师失败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因为这位巫师的追随者们曾在盛大集会上试验过

很多年以后，我受委派去写一系列被警察们称之为“算命的骗局”的文章。从吉普赛相面者 到水晶

球占卜者 从星相学家到唯灵论的 巫师,我都作了访问。一个声称是印第安年老的‘领路人’告诉我一些关于我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事情 而那些事情我从来不知,只是从亲戚那里听到而已。

有几次我住院 看到有些人死了 而有些病情更严重的人却活了下来,并在短期内康复。我还听说有些局部瘫痪的病人恢复了健康。我还认识那些在腰部围上铜带,用精神疗法治愈风湿病与关节炎的人。我也经常听到那些让响尾蛇咬过的人依然活着,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神奇传说。

而且,我还使自己熟知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的生活,访问与会见各个领域中的杰出人士。我常常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使他们获得成功。我还看到某些体育教练在训练一些看起来属于劣等的棒球队和足球队,向队员灌输某种能使他们赢得比赛的东西。在萧条时期,我看到受到严重冲击的商业组织作了重大调整,使生意做得比以前更为兴隆。

很明显 我生来就有着极强的好奇心 总是渴望能寻到答案与解释。这种探索,把我引向许多奇特的地方 带我进入许多特殊的事件 并使我读了每一本能到手的有关宗教、崇拜、自然与人文科学方面的书。我读了上千本有关现代心理学、玄学、古代魔术、巫术、瑜伽、神学、基督教科学派、一元论、新思想以及其他许多我称之为‘精神要素’方面的书。当然,我还读了有关哲学和以往许多名家的著作。

这些书的内容有许多是荒谬的，有些又是奇怪的，还有些则非常深奥。渐渐地，我发现有一条贯穿所有学说的线索，它对那些真诚接受并应用它的人们发挥功能。这个线索可用一个简单的词“信念”来表示。也正是信念这个因素，使得人们能够通过精神疗法治愈疾病，能使人们登上成功阶梯的高处，并让所有接受它的人都获得非凡成就。信念之所以能创造奇迹，还没能得到满意的解释，但是毫无疑问，信念具有名副其实的魔力。“信念的魔力”成了坚定地构成我思想的核心。

我坚信那些所谓的秘密互助会组织保存着一个由少数成员掌握的真正“头号秘密”。可以断言，“除非人们准备去接受真理，否则无法接受它”。有一个团体向信徒提供一本极其深奥的书（研究它要花极大的功夫），如果信徒能理解并遵循它的信条，那么这本书本身就是生活的开门咒^①。然而没有几个人会去读它，他们抱怨这本书太深了。我还认为上述组织用比喻与曲解给人以错觉，象许多具备知识并且理解生活的秘密团体一样。

当《梯恩梯震撼世界》首次出版时，我以为它很容易看懂，因为我写得很简单。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读者抱怨此书过于概括，还有一些人则说看不懂。我曾以为大多数人对思维的力量都知道一点，

① 源出《天方夜谈》指过难关的秘诀窍门——译者注。

现在我明白我错了，只有相当少的人知道这个问题。后来，经过多年在俱乐部、企业与商业社团的演讲，我发现人们对这个问题抱有极大兴趣，但是还需要对此作充分的解释。最后，我答应将这本书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写下来——并希望它能帮助许多人达到生活目标。

思维科学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每一个时代的哲人都知道并利用它。我唯一要做的事便是把这个问题用现代语言写出来，并且让读者注意今日一些才智之士的所做所为正好证实流传了几个世纪的伟大真理。

幸运的是，人们逐渐意识到有“精神要素”这样的东西，我相信人们都愿意对它有更深入的理解，愿意去证明它能起作用。

因此，让我首先谈谈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经验，希望你能从中对这门科学整体有更好的了解。

早在 1918 年，我作为一个“待命”士兵到了法国，没有同正规部队取得联系。结果，好几个星期之后我才得到服役履历（它是我获得薪金所必需的）。在那期间，我没有钱买口香糖、糖果、香烟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为了调剂单调的固定菜饭，我把航行时所带的几美元全花在轮船的小卖部中了。每次看到别人点燃一支香烟或嚼一块口香糖，便提醒我自己已没钱了。当然，我有饭吃，部队发给我衣服并提供睡觉的场所。但我感到痛苦，既没有零钱花又无

法搞到钱。一天夜里我们乘一列拥挤的军用火车开往前线。一路上根本不可能睡觉，我下决心当我回到和平生活以后，我要有很多的钱。我的整个生活模式就在那一刻改变了。

确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在青年时期我是爱读书的，《圣经》是我们家庭的必读书。在少年时代我对无线电报、x射线、高频仪，以及其他电现象很感兴趣。我读了我能找到的这个科目的每一本书。尽管我对诸如发射频率、震动、摆动、磁场影响等玩艺已经熟知，可那时离开严格的电场范围，它们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当我结束法律学校的学业时，一位指导老师给我一本旧书，它是汤姆生·杰伊·哈得森的《心理现象的规律》。就在这时把思维同电流震荡影响相联系的模糊想法产生了。或许是没有理解，或许是没有作好接受书中深奥学问的准备，我仅仅很表面地读了它。191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决定了我的命运，我对自己说有一天我要拥有很多钱。当时我并不明白，这是为一系列事业铺垫的基础，它能释放引导我走向成功的能量。事实上，我从没有想到能够通过思索与信念而获得财富。

我在部队分类卡上被列为新闻记者。为了胜任将来的派遣，我一直在军队培训学校受训。但是全部培训项目正好在我们完成课程时停止了，因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作为征召军人到了法国。然而，我认为自己是个合格的记者，应该在美国探险部队中

有一个更好的职位。可我不过同其他人一样，用手推车运送沉重的炮弹及其他弹药。

一天晚上，在土伦的一个弹药库里，事情发生了。我被命令到指挥官面前去，他问我是否认识第一军司令部的人。我不认识，也不知道它的所在方位。我如实地告诉他。他给我看了要我立即去那儿报到的命令，并为我配备了汽车与司机。第二天上午，我便在第一军司令部里负责每日军事进程的新闻公报，仅听命于上校。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常常想起给我权利的那个军官。然后，生活的每个环节开始形成了一个整体链条。一天，天气极其晴朗，我接到命令要我转到《星条旗》军报工作。我早就有这个志向，只是没有任何努力。第二天，我准备去巴黎，我被叫到上校跟前，他给我看了一份将军办公室签发的电报，询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军职。上校问我是否更愿意成为一名军官而不是军报记者。预见到战争即将结束，并且我感到同其他新闻工作者在一起会更有趣，我回答更愿意到《星条旗》报去。我一直不知道是谁签发那份电报的，但很明显，为了我的利益有某些东西在发挥作用。

停战以后，我离开部队的愿望更坚定了。我要着手创建我的财富。但是直到 1918 年夏天《星条旗》报才停止出版。我是 8 月以后才回家的。然而，无意中激发起来的力量为我支起了生活的舞台。

回家的第二天早晨 9 点 30 分左右 我收到了一份电报，来自我过去积极参加的一家俱乐部的主席。他要我打电话给一家投资银行的面面人物，这人读到我已回来的消息，表示愿意在我重操报业之前见我。我给这人打了电话，两天后，便踏上了作为投资银行家的漫长征途，后来我成为一家著名的太平洋沿岸商行的副会长。

最初我的报酬就相当可观，我明白我从事着一项有许多挣钱机会的事业。只是当时还不明白如何去挣。可我知道 我将能得到一直向往的财富。不到 10 年 我确实得到了它 数量相当大 并且我还是一家公司的主要股东，还有几处非常赢利的投资。那些年，我常常在内心勾勒着发财的图画。

很多人在出神的片刻或在通电话时，会心不在焉地乱画——在纸上涂画奇怪的符号与图案。而我是在每一张随便放在我台子上的纸片上，随手写上美元的符号 ——\$\$\$\$\$ ————\$——\$——\$——\$。每日放在我面前的文件夹的卡纸封皮、电话号码簿、便笺簿、甚至重要通信的封面 都被潦草地画上了这些符号。我想让读者记住这个细节，因为它启示了具体运用魔力的技巧，后面我还要详细解释。

在过去的年岁里，我发现至今为止 最为困扰人们的是经济问题。

伴随着今日的激烈竞争，千百万人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然而 把这门科学运用于何种目的 是无

当我已经具有《梯恩梯震撼世界》一书的一些思想，但还没有着手写作时，我去东方旅行，乘坐“日本皇后”号海轮，它以极好的烹饪而闻名。路过加拿大及欧洲时，我喜欢上了魁北克\\\\\\\\\\\\\\\\\\\\修道士制作的“查比斯特”奶酪。我在轮船的菜单上找不到它，便笑着对乘务主任抱怨，我仅仅是为吃到著名的“查比斯特”奶酪而乘此船的。他回答道他很抱歉，船上没有这种奶酪。

我越想它就越要吃这种奶酪。一天夜里，船上举行晚会。午夜过后，我回到船舱，发现有个房间里支起了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我从未见过的特大奶酪，正是“查比斯特”奶酪。

后来我问乘务主任，奶酪是从哪里找来的。“你开始向我提起，我确实以为船上没有，”他答道，“但你看起来是如此急切，我决心搜寻船上所有的补给品，在底层货舱的紧急贮藏室里找到了它。”在船上，有某种东西在对我发挥作用，因为除了正常的服务，我并没有任何其他要求。然而，我常常同总经理坐在一张餐桌上，成为他的客人，并且还参观了轮船的各个地方。

受到如此的款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檀香山我常想如果在回家时乘坐的另一艘船上能受到相似的注目该多好。一天下午，我突然想离开檀香山

去大陆。当我到达售票处时，已接近关门。我买到了第二天中午仅有的一张有舱位的余票。

第二天中午时分，当我走上轮船跳板，我随意对自己说：“在‘日本皇后’号轮上，他们象对国王一样地待你，在这儿，你至少能同船长坐在一张餐桌上，相信，你能坐在船长的餐桌上。”

船开了。当我们开出港口时，餐厅服务员请乘客们到餐厅去，以便安排座位。我到他跟前时，有一半座位已安排好。他向我要过票，看了一眼说：“哦对，A 桌，五号座。”这正是船长的餐桌，我就坐在他的对面。在那条船上，发生了许多同这本书的主题有关的事。最突出的一件是假借庆祝我生日而举行的一次晚会——这仅是船长的念头，而我的生日实际上过去了几个月。

后来，在演说时，我想应该要那位船长给我一封信，以证实上述故事，便给他写了信。他来信说：“在生活中，我们有时会本能地决定做这做那。那天中午我坐在船舱门口，看着乘客们走上船的跳板，当你走上来，有某种感觉告诉我把你安排在我的桌旁。除此之外，我就没法解释，就象不能解释我怎样能在首次航行中，把船停靠在码头的正确泊位上一样。”

听到过这故事的人，他们并不知道信念的魔力，宣称那位船长选择我仅仅是巧合而已。我深信那不是的，而且确信这位船长也会同意我的看法（他对

这门科学也知道一些，在那条船上，有许多人比我重要得多。我也没有携带任何东西可以让我从人群中显示出来。很明显，并不是我的衣服或外貌鼓励了那位船长将我从几百个乘客中选出，接受他的关注。

在向你呈现这门非常有效的科学时，我知道这个主题已经从许多角度得到过论述，并且知道许多人不愿把它与宗教、玄学或形而上学联系起来。所以我采用了这样的方式，通过确实的思维、清楚的书写、以及简单的语言，把任何情况讲清楚。

你常常听到这种说法，只要相信你能，你就能。一句古老的拉丁谚语说：“只要相信你能拥有它，你便能拥有它。”信念是使你达到目标的能动力。如果你病倒在床，但相信会恢复，你就能恢复。是你的信念或自信心导致了外部结果。当然我指的是正常的、精神上健康的人。我不会对一个有缺陷的人说他能擅长棒球或足球，我也不会对一个长得很平常的女子说，她能一夜之间变为大美人，因为不存在那种可能性。但是前面所说的事情是能够发生的，因为有了许多不平常的治愈病例。当更深地研究了精神力量后，我坚信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治愈病例，而今日的医学界则认为是不可能的。最后，我将永远不会让任何人丧失信心，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什么事都会发生——而能帮助度过困境的只有希望。

亚历山大·坎农博士是英国著名的科学家、物

理学家。他有关思维的一般观点，激起了国内外的争论。他声称，今天的人不能重新长腿（象蟹能重新长钳），但如果人不抵制接受这个可能性，他是能够的。这位著名的科学家宣称，如果人的无意识最深处的想法能够改变，那么，人长新腿就象蟹长新钳一样容易。这种说法听起来不可信，但我们又怎么会知道这在将来的某一天不会发生呢？

我经常与一些医学界人士共进午餐，他们都是内、外科各个领域的专家。我知道如果我宣扬这种观点，他们会建议我去检查大脑。然而我发现其中某些医生，尤其是那些近期从优秀学校毕业的，不再忽视思维在致使或治愈身体官能失调症中起着重要作用。

我和医学界没有什么纠葛。恰恰相反，由于其成员一般都是真诚、有能力、思想开放的人，他们中许多人还是我的好朋友。然而，一些医学专家，特别是那些倾向于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各自领域中的人，拒绝接受一切可能动摇他们早期教育所接受的教条式信念的东西。这种阻力并不局限在医学界：无数其他行业的专家，包括商业界，对他们领域以外的东西懂得很少，而且拒绝接受任何超出他们狭隘的想象力的东西。我常常提出借书给这些不同的专家——但是，当我把内容告诉他们之后，他们就没有兴趣了。

很奇怪，许多受过很好教育，并在各自领域中取

得很大成就的人 却指责有关思维威力的观点 并且不肯努力多学些这方面的东西——其实他们都已无意识地运用了它！而且许多人只相信那些他们愿意相信的 或适合于他们自己领域的东西 而拒绝接受相反的东西。无数人，其思想已成为文明世界一部分 但在他们的时代 受到人们嘲弄、诽谤 甚至被愚昧钉在十字架上。我思考着 19 世纪世界著名的英国小说家玛丽·考勒利的一段话：

有些人很幸运地具有特殊见解，其他人由于怠惰与冷漠而无法获得 对此 足以引起弱者的嫉妒，无知者的愤怒……一个外行要对他周围的精神世界有很清楚的认识是不可能的。而且精神世界的教义与教条或多或少是一本尚未打开的书。对一个很少关心或有勇气去尝试打开它的人更是如此。因此，智者不把他们的许多深奥知识公开，正是认识到了狭隘头脑和偏见的限制……傻瓜会嘲笑不懂的东西，以为笑声可以显示他的优越而不是无知。

现在 世界上伟大的观察家、思想家 也包括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在思想观点上都很开放。他们自由地讨论课题，拿出自己的实验结果。综合电力公司的著名工程师查尔斯·P·斯坦梅兹在他去世前不久声称：“未来 50 年，精神领域将会取得最重要的进展。”西北大学心理学教授 罗伯特·哥尔特博士相信：“我们对人类潜在精神力量的认识还刚刚

始。”

对于神秘力量、未知能力、玄学、精神物理学、心理学以及许多类似学科，已经有许多论著了。由此使许多人相信他们生活在超自然的领域里。或许他们中的一些是这样。但对我来说，这些力量唯一费解的地方可用“信念能够产生作用”来解释。

那些年，在午餐俱乐部、商业组织以及广播电台，我向千百万人讲授这门科学，我看到了信念给人们带来的惊人效果。

正象我以前所说的，许多人把它运用到事业里，结果带来了成倍的收入。我文件夹内装满了各界人士的来信，谈论他们运用这门科学所获得的成就。以埃歇莱·C·狄克逊为例，他是太平洋西北部的广播听众非常熟悉的。几年前，他主动写信给我说，他曾学究气地研究了这门科学。直到 43 岁，他才开始相信它。那时他仅有 65 美元，没有职业，也无工作可寻，他向自己证明了这门科学的有用性。我引用狄克逊先生的一段来信：

“你的《梯恩梯震撼世界》一书用切实可行的方式提出的，我以前都听说过。这就象第一次看到尼加拉瀑布。人们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但亲眼看见方能证实。所以你用文字形式，给了我已知并在运用的一些事实。我能够天天阅读运用这些知识，将它们完全把握。

“这对我能值多少钱？平常人当然会提出这样的

问题。从利益角度 用货币形式来看待这些东西 答案如下。我已经赚了 10 万美元 大部分作为我的保险和年金。我用 3 万美元出售了最初以 5 千美元买来的企业。目前我正在经营一个定了 10 年合同的企业 即使我懒散地工作 也将赚 5 万美元；如果我小心翼翼地工作 收入将更多。这不是自夸 而是对过去 10 年所发生的事情的如实陈述。想在一瞬间、一天或一月就做到是不可能的。但它总能实现。”

1934 年 在经济最为萧条的时期 位于太平洋沿岸的大城市里的贝托商务处经理，听到那些遵循我的方法而进行经营的公司及个人所取得的成功，就决定研究我的著作。后来 他当众向我祝贺 随后又给我写了信：

“在过去的年岁里 这些学说对商业的刺激作用比其他任何单个要素或力量要大得多，我这样说是以许多把这个主题成功地运用到生意里的专家所说的话为基础的。当我第一次听到你获得的非凡成就时 我倾向于怀疑。它们太荒谬了 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在进行研究时，我同那些商会经理和推销员交谈，他们通过这种方法而成倍地增加了收入。以后又听了你的许多讲座 加上自己的心得 这一方法所具有的魔力就很明显了。短期内它不会被每一个人所理解 但那些接受了你所给予的方法的商会与个人 会得到令人吃惊的结果。你已经完全论证了这一科学。因此 你应该受到祝贺。”

从那时起，这个人在商业界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他写信告诉我他看到的这门科学的功用的其他实际证明。

开始写这本书时，我决心向这些个人及商会进行核实。他们曾写信给我，提供通过利用这门科学所获得的惊人结果。毫无例外，每个人都证实了他取得的不断进步。最出色的是多尔·奎因尔先生所作的叙述。多尔·奎因尔先生曾长期积极致力于西北部退役军人事务，他在美国残废退役军人组织里颇有名气。1937年 他写信给我：

“开始 要完全接受你的思想是不容易的。但我的环境及身体状况迫使我不断地坚持，直到开始领悟……。1924年 2月 我下肢部分瘫痪 我完全要靠拐杖来行走，而且只能迈着蜗步走很短一段路。作为在事业中奔波惯了的银行总经理 如此被动 实在不容易习惯。我所以忍受是因为我能接受政府的补贴——我的致残是由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然而在 1933 年，政府将我的名字从补贴名单中遗漏了。我被迫寻求生计。我的财产面临着被人占有的危险。这可不是使人高兴的图景，未来令人沮丧。

“环境迫使我实践你所描述的法则。坚持做下去便证实了它们的有效。也许我的受惠处在于我不能放弃保险或公共会计事业——我没有能力去做其他工作。坚持给了我信心，而保持健康的精神状态又